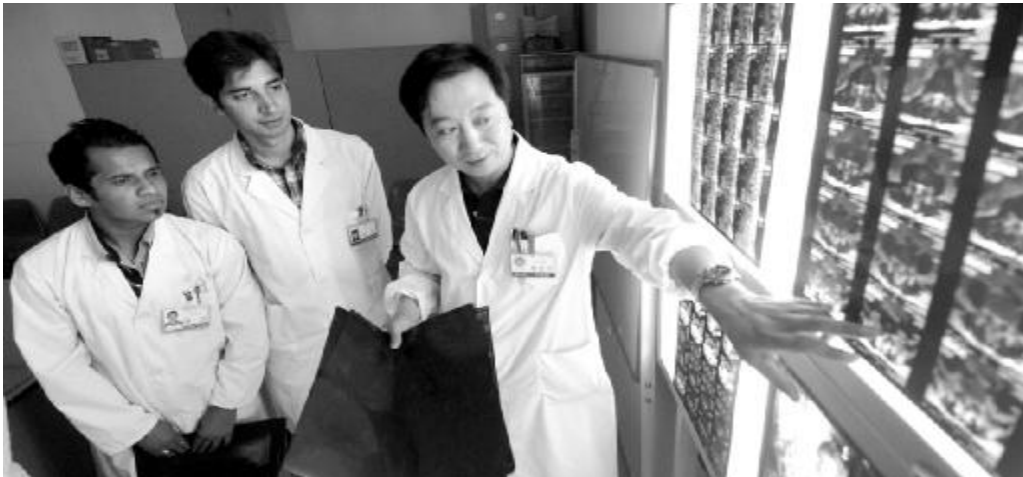


>>>本期关键词：师与生



两位留学生在与指导老师交流。

新华社供图

我国师生关系的演化历程

■王德华

题目挺吓人的,这个主题是几本书的内容。实际上,研究生培养也就是几十年的事。快速发展的社会、浮躁的社会、不按常规出牌的社会,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全世界都一样,好像2012年真的是最后一年了似的。

我觉得很难将导师和研究生随意分为“好和坏,优和差”。如果给导师和学生分类,也需要确定分类依据,如果根据个性(性格)分,要多少种类啊,千人千脾气啊。不同的标准,不同的依据,会产生不同的师生类别,任何分类都无法包含丰富多样的导师和学生。师生关系很简单,简单得就是教与学;又很复杂,复杂得如雾里看花。

中国的研究生导师队伍,大体上可以分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基本是中国学术界的老学者、老专家做导师。那个时候,国家批准的博士点和硕士点不多,招生规模也不大,全国第一批博士只有十几人。

这个阶段的师生关系是最纯洁、最美好的。学生脑海里牢记的是师道尊严,追求向往的是将来做科学家。导师把培养研究生当做非常重要的任务对待,研究生也感觉肩负重要的使命。很理想化的时代,很有追求的时代,是一个奉献的时代。这个阶段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

第二个阶段:90年代中后期,研究生招生权扩大,研究生导师审批权下放。导师队伍壮大,招生规模开始增加,一些优秀的年轻导师逐渐加入导师队伍。同时有些海外学成的学者回国(就是当今所称的海归了),老中青三代导师并存。

这个阶段的导师各种经历和背景的都有,但多数还是有海外经历的,或长或短。一般是晋升高级职称后2年,就可以开始招生了,先从招收硕士研究生开始。这个阶段,师生关系还算是一如既往,没有多大改变。但由于硕士点、博士点的增加,导师队伍的壮大,研究生数量的增加,参差不齐现象开始严重,问题逐渐显露。

第三个阶段:进入新世纪以来,导师和研究生队伍的泛滥化现象严重。明显感觉研究生质量下滑,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下滑,导师质量和研究生质量都出现了问题。这个阶段,变数太多,因素太复杂,很多改革措施逐渐流行起来,国家的人才政策逐渐全面铺开,各种考核评估政策也开始流行铺开,“SCI论文”横扫神州大地,招生大跃进,导师大跃进,海归回国潮。享受人才政策的海外回国的青年人才,职称优先,待遇优先,招生优先,博导、教授、研究员一步到位……各种不平等、不公平现象凸显。过来人都清楚这个过程的变化,这个阶段延续到今天,还在持续着,师生关系恶化主要是在这个阶段,研究生质量下滑也是这个阶段,导师泛滥也是这个阶段,无序化泛滥。这个阶段的故事说不完,道不完……

再展望一下未来新的阶段:如果问题不解决,事情还会进一步复杂,新的问题也注定会出现。有两个方面是必须引起关注的:一是导师的年轻化,一是新时代的学者。

没有经验的年轻导师逐渐增多,有个性的学生数量增多。导师年轻化是好事情,但现实问题不能回避。很多通过人才政策回国的青年人才,学问做得很漂亮,但是有些学者在海外几乎没有做导师的经历,也没有认真思考和学习过如何做导师,回国后突然被推到博导、教授的位置

上,面对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在中国教育背景下的研究生,双方都是毫无经验,都有思想和主见,都是年富力强,都是年轻气盛,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事与愿违。还有国内培养的博士,也有很大一批“熬”到了导师的岗位上,他们的行为和学风、学术视野和个人胸怀,也直接影响到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这些年轻导师也会遇到新的挑战。如果在国内受到良好的训练还好一些,如果本身就是“半吊子”,事情就糟了。如果有发展潜力的学生到了这些导师的手下,事情就更糟了。以后的事情,大家会看到的。

导师的作用不只是指导学生完成一个实验、发表几篇学术论文,做导师需要学习,需要思考。研究生真正需要指导的也不是具体的实验技术,而是学术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些指导是潜移默化的,有些指导是需要以身作则影响的,很多方面不是可以用语言表达的。做导师不容易,做研究生也不容易。

说到研究生的类型,也是很难归类的,与时代的发展有关,与社会大环境有关。在当今一个信仰缺失、诚信丧失、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年轻人能够加入研究生队伍,还是应该鼓励的。当今的研究生有这么几类:一类是理想型的,喜欢科研,希望自己当科学家;一类是迷茫型的,自己也不清楚将来要干什么,面对当前的就业压力,走一步是一步;与之相似的是随众型,这部分学生也应归属于迷茫型,自己没有主见,对未来没有认真思考过,看见大家都考研,自己又没有合适的工位单位,也就随着考研,将来干什么,也是走一步是一步。也就是说,一类研究生是自己有明确目标、有个人追求的,是主动进入研究生队伍的;一类是误打误撞“误入正途”的,是被研

究生的。但总体来说,当今中国教育的体制下,有追求的学生很多,但真正有个人兴趣的不是很多,个中原因很多。所以,导师的引导、研究生自己的悟性和感知,在日后的成长过程中是很重要的很关键的。

最后还是想跟研究生说几句话。

研究生必须清楚,研究生学习是自律性学习,作为成年人需要自我约束,自我规划。前程靠自己设计,未来靠自己打拼,事业靠自己努力。怨天尤人,依赖他人,投机取巧,那是糊涂到家了。作为研究生,自己一定要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导师能给你什么。导师给你的是机会、学习的支持、学业的保障。那么,你是否充分利用了导师给你的条件,充分掌握了本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所需要的能力呢?研究生所在研究组的积累、文化、传统,导师的处事方式、智慧和才华,师兄姐妹的智慧 and 才华,这些都是自己思想的源泉、学业的保证,自己要充分利用和感悟,用心去学,用心去感悟。如果天天坐在电脑前发呆、QQ、整天上网浏览娱乐八卦,时间久了,还奢求有什么进步呢?身边那些昂贵的仪器设备、豪华的实验室条件,这些是随便能得到的资源吗,你所在系所的导师们,你可去请教过问题,去咨询过几次呢?每天看似忙忙碌碌,风雨兼程,严寒酷暑,披星戴月,转眼间,到了自己该离开的时间了;一旦走出学校大门,走出学院楼的门,走出研究所的大门,再回头看看,再仔细想想,你就这样离开了,自己是充满自豪、充满信心,满载而归,还是突然感到满腹惆怅、一脸迷茫、内心紧张无助?也许都是鼻子一酸、满眼泪花,泪水的味道相同,但含义迥异。

(<http://blog.sciencenet.cn/u/wangdh>)

碰到这五种导师最好尽快离开

■蒋继平

师生关系的问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之一,因而,也是科学网上经常提及的话题。

大家为什么关心师生关系这个话题,我想答案一定很清楚。这是因为研究生和导师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是一个很特殊的关系。在人生的旅途中,除了父母外,师生关系是最重要的一个关系。所以,俗语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即使一个硕士研究生,平均来说也要和导师相处两年时间。在这两年中,经常要面对面地讨论有关问题、交流观点,这个过程在中学和大学一般是不存在的。要是硕博连读的博士生,恐怕要5年时间,而且这5年时间是这个研究生的最佳人生时段。5年时间不算长,可是不短,要是师生关系处理得不好,那是非常尴尬的事,也会导致不良后果。

因而,师生关系的好坏不但影响到学生的

前途,也会影响到导师的信誉和业绩。如何处理好师生关系,在什么情况下该留下来,在什么情况下必须离开?对于这样的问题,我愿意与大家分享我的一点个人看法,供参考。

这里着重讨论研究生离开导师的几种特殊情况。

动机不良的导师。导师在找研究生的时候,看重的是学生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经济条件,或者外形外貌,因而导致滥找、乱找研究生。找来后,不注重对他们的认真培养,不关心、不引导、不交流,放任自流,不负责任。这样的导师是带不出优秀的学者来的,要尽早离开。要不然,就耽误前程的。

图谋不轨的导师。研究生和导师经常要单独相处,在异性间可能会产生感情上的一些变化。要是异性导师喜欢上或者爱上自己的学生,而这个学生根本不喜欢或者不爱这个导师,这个导师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可能采用一些不可告人的手段来迫使学生就范。比如说,让论

文通不过、不能按时毕业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应该立即离开,因为牺牲自己的灵魂和贞操的代价远比拿一个学位高得多,不合算。

个性怪异的导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一般情况下,师生刚开始的时候对相互之间的个性了解得很少。不过,即使不太了解,大多数人还是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相互磨合,互相接受对方的行为习惯。可是,凡事都有例外,有的人非常喜欢走极端,个性很诡异,甚至偏激、固执,不易与人相处。假如一位导师一定要学生按照自己的安排、思路、观点和喜好来办事,容不得半点的讨论和商量的余地,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是学生也是一个个性很强烈的人,那么应该考虑尽早离开。要不然,必然在今后的合作中产生很大的矛盾,对双方都不利。

不学无术的导师。当然绝大多数导师是称职的,但是,极个别滥竽充数的还是存在的。这部分人占着位置,不思进取,已经与时代的要求脱节。跟着这样的导师,可能会耽误前途的。

从博士生的角度看师生关系

■陈应泉

与我现在的导师相遇,是一种上天安排的缘分。最开始我主动联系了一位当时根本不做生物质的老师,因为他的学术非常牛。然而,几次邮件询问都没有收到回复。

我(现在)的导师不嫌弃我的六级没过而收留了我。在确定此事的那一天我在实验室三楼等了好久,徘徊在有点幽暗的楼道里,看着时间一点一滴地溜走,那是一种度秒如年的感觉,心底里放出无尽的“自卑”感——难道我的科研梦想就必须放弃了?在幽暗的楼道里,有一扇门开着,放出耀眼的光芒,这扇门是我非常非常想进出的门。

导师对我的第一印象是很差的,因为我基本上没有任何准备就走进那扇门,因为要担心六级没过、更换老师的道德负疚感以及对导师了解的不足等等。忐忑之心啊流于外表,真的被导师看了出来的。当然,这是后来导师跟我说的。

让我拥有实现科研梦想的机会,这是导师

给予的。我从心底里感激。父母给了我物质上的生命,而导师给我的是精神上的生命。

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努力成为导师眼中合格的学生,如何去实现呢?——换位思考。我总是这么想:“如果我是导师,我会要求我的学生怎么做呢?”由于我的性格比较急,经常是没有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太多精雕细琢时就交给导师,所以导师不得不经常加班和我一起修改各种初稿、二文稿、三文稿……

我用认真做事换来更多锻炼机会,也通过更多的锻炼来获得导师的言传身教,于是我发现梦想的实现没有外人说的那么困难,也对“任何困难,只要做起来,就不再是困难”之类语录的认识更加深刻。

在成为导师之合格学生的路上我还要做很多,自己给自己加油吧。

我有自信让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科技工作者,但是我非常明白,推动科技发展仅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需要依靠团队的力量。

如何构架一个优秀的科研团队,从我成为导师的预备直博生那天开始就在思考了。在大

四直博成功后,除学习各种信息检索技能外,我开始尝试为课题组招收保研的学生,对象是刚进大三的学生。基本方式是,尝试性地带领学弟学妹们参加学校的各种课外科技活动。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年有点自不量力;但是我非常认同自己的勇气。

我是2007年5月因为毕业设计的需要才正式在课题组学生工作室找到一个位置并开始课题组成员生涯的。参加的第一次学术性比较强的活动是听取一位博士师兄的答辩,虽然我一点都不懂,听得昏昏欲睡,但是好像有那么些陌生的概念进入大脑。

为了不让同级的研究生被师兄师姐们“带坏”,我建议课题组执行签到制。那是一个我大幅度得罪师兄师姐的过程,在同级同学的眼中我基本上成了“老板的走狗”。当然,由于我并没有从心底里尝试“拿着鸡毛当令箭”,并且努力以一种研究生与导师之沟通桥梁的方式处理所有的问题,所以在师兄师姐面前我是温顺而诚恳的师弟,在导师面前我是一个如实评价课题组成员并且尽量说好话的“小人”。

从三句“老话”说起

■吕喆

看到王德华老师介绍了“我国师生关系的演化历程”,介绍了最近30多年导师和研究生关系演化的三个阶段,我忽然萌生了一个解读一下前学位时代师生关系的念头,想起了三句经常被提到的老话,或许可以从若干侧面描述一下旧式师生关系,对于处理当今的师生关系可能也有一定的启示。

(1)“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或许正是因为这句话的存在,所以,“师傅”经常被改叫做“师父”,而且师徒之间的辈分和伦理关系一下子就定格了,不但从拜师那一刻起确定下来,而且要延绵终生的。谁要是不以此为戒,甚至做下不利于师父的事情,便要担负“欺师灭祖”的恶名,为世人所不齿。“师道尊严”之“尊”,亦由此可见一斑。以前没有神马像样的中小学教育,更没有《劳动法》和《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及所谓“童工”的概念,学徒通常入门可以比较早,大概在十几岁半大孩子时就开始拜师当学徒,跟随师父学艺的时间也因个人天分能力悟性状态的差异而长短不等,短则几年,长的可能数十年甚至数十年,直到出徒为止。出徒之后,大抵要长期凭借着跟师父学到的手艺本身赚钱养家糊口的,可能一辈子都不变更职业。终生靠着师父传授的本事谋生,其实和从老爸那里遗传来的基因生存颇为相似,所以师徒如父子一般的伦常关系是合理的。

不过,不得不说,咱中国在步入近现代社会后,这句老话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一个问题是,现代教育完全是以成体系的学校教育为主体的,这样学生在大中小学及幼儿园这个漫长的教育过程中就有了老多的“师傅”,因此不能再叫“师傅”或“师父”了,都改口叫“老师”了(您要是跟小学老师直呼“师傅”或“师父”,估计人家还不乐意呢),老师和学生之间,彼此都是“一对多”的多选关系。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学生和导师之间虽然可能是一对一的教育,但时间极短,而且学生早已成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现,加上年龄又与导师相差不太大,“师父”一词可是万万叫不出口的。研究生毕业之后,能与导师保持“亦师亦友”的关系就已属不错了,按“终生为父”的提法始终保持着对长辈的尊敬是不太容易的。

(2)“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在旧社会,师父们的看家本事和绝活是必须看住的,绝不轻易传与外人,是自发的知识产权保护。很多绝活儿是传男不传女,传子但不传婿的。原因很简单,绝活儿的手艺是浓缩的精华,是花了很多年甚至几代人摸索出来的“知识产权”,可谓得之甚难,然而,由于许多技术和技艺本身就是一层窗户纸,有心人掌握起来其实并不困难。师父们靠垄断着手中的绝活儿,才能保持技术优势和产品特色,保证自己有钱赚有饭吃,一旦过早地教会了徒弟(特别是贪心的徒弟),必然导致“绝活儿”从此不绝,就会出现大量并不善战的“山寨货”通过压价竞争来抢占有限的市场,师父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因为存在着这种经济利益的潜在冲突,所以既要有一定的师徒伦理来约束行为,还要靠强烈的保密意识来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在现代社会,即使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和制度,在应用技术领域仍然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3)“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在旧社会,师父更多的是在带徒弟,而不是教徒弟。学徒在师父领进门的过程中,得到的磨砺和锻炼更多,而直接学习来自于师父的知识和间接经验会比较有限,修行更多要靠那些简单重复的工作中的感悟和体会,最终形成属于自己个人的直接经验,同时练就一身真正属于自己的技能。究其原因,大概是师父有忧心绝技外传的顾虑。在这种体系下,那些有心上进的徒弟不能轻易得到知识和关键技术,就必须认真刻苦地帮师父做事,博得师父的好感而学到更多的东西,然后自己再勤学苦练,尽快让自己成长本事;甚至去“偷师”——细心观看师父怎么做,揣摩其中的道理。从徒弟的修为和境界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可以满足独立创业的基本要求时,也就可以“出徒”了。

在现代的师生关系中,“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句话不仅仍然适用,而且更值得高度重视。因为,现在人们学习知识以及间接经验的机会很多,可以借助发达的图书馆和互联网信息资源得到人类历史上积累的各行各业的知识 and 间接经验,而且这些知识和经验已经被很系统地归纳和总结,形成了丰富的文献资料。然而,过长的学校教育让年轻学生们的直接经验严重不足,太丰富、太容易获取的知识资源又让人懒于思考和领悟,更加依赖现成的结论和结果,所以“修行”变得很差,在确定的学制下,研究生们“修行”的时间也太短。加上许多“老板型”导师只注重教会学生一些必要的技术技能后迅速进入“生产线”工作,以尽快做出产品或者成果,却不大注意学生个人能力的培养,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近些年来毕业博士、硕士们水平的下降的担忧。

(<http://blog.sciencenet.cn/u/boxcar>)

(<http://blog.sciencenet.cn/u/chyq721>)